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二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書事

書恍死咎

恍死咎字子慕浙之烏程人少工詩性疎傲不諧於俗嘗以鬻魚爲業所居有漁莊畝許得魚後則跣足入市所需值不二言人不識爲詩人也又善結綵球爲燈挾鐙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之門商人素聞死咎名使僕詢之果然乃還其燈以白金一鎰爲贈死咎大怒委金於地曰若較賈直吾那怪牧豬奴何知而令我受此腥羶物耶毀其燈不顧而去无咎久客武進一時士大夫多與之交其詩劖刻造化脫去筆

墨畦徑尤工樂府鯨呿鼇擲足以駴人心魄而生平憂愁抑鬱之致一寓之於詩焉然不易作著有夢花集女子湯朝字蕉雲吾鄉呂氏侍兒也亦能詩見无咎所爲夢花集好之因題四律主人以示无咎无咎時尚未娶因聘爲妻於是朝詩益進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曰笙磬同音行世嗚呼履綵曳縞之風尚矣有求者雖士大夫亦納交焉況布衣乎无咎獨不爲習俗所移可謂矯矯者矣往時武進修邑乘不得列流寓非搜訪之闕哉

浙兩人錄

吾於浙之西得兩人焉曰吳天生曰張映奎天生石門人家貧爲賈餳業嘗大雪出門遇物而仆於雪中撿得一箍白鏹

㷀然心念歲既暮是必從貴貸來且非己財拾之不義坐守之失金者果踉蹌至詢其數適符因舉襁以還其人欲以半酬卻不受明年冬復於雪中得金則數加於昔咸謂天之勸廉宜受天賜天生仍守如前竟迆至者天生不能書乞人書欲覓金者詣某處揭之適衢逾年杳然會邑中造萬歲橋慨然出所藏金以助不爽銖累衆欲書其名天生不可曰物非固有當書天生拾金代物主助耳於是天生之名著石門石門西爲桐鄉唤奎其邑人也業樂工邑有婚喪輒挾器往家唯老母事之甚孝每市酒脯歸融泄一家化妻子無詬誶聲母督之亦嚴凡樗蒱玩戲之爲悉禁弗許一日偶晏歸母詢所從來不敢隱以友人強之博故少留對母怒杖之唤奎泣

下曰平日母杖知痛今弗知母殆衰矣於是其母跪杖市酒脯飲如初予嘗見其人訥訥然一鄉愚耳按桐鄉爲古崇德邑石門分治兩人者居不越郡縣業不出里井而其行誼卓卓皆有深合於古之人者夫豈讀書致之哉

論曰鄉舉里選之風渺矣漢舉茂才孝廉猶有三代遺意今則三歲而試天下之領其薦者凡一千二百四十一人而美其稱爲孝廉此千二百四十一人其果施之於家而皆孝授之以政而克廉否耶若映奎者可以謂之孝天生者可以謂之廉

書龔詮安事

龔詮安世居邑東新塍鄉邑人所謂新塍龔氏是也雍正七

年以舉人謁選得山東泗水縣知縣時前官積牘累累至悉剖決有縣民劉廷舉與叔素不相能叔老病死怨家以譬殺訐官前官嚴械之遂誣服讞既成報刑部矣銓安疑其辭平反得實詳於按察某某恐干吏議五駁不允乃自馳白曰民命至重公縱惜一官不爲子孫計耶語過剛遂被揭狀上巡撫檄他府會勘如銓安言囚始得減死論縣大水民居盡圮銓安請發賑傾橐佐爲然某怒不解以他事中之卒罷職之官未及一年也銓安既卒貧不能返葬泗水子孫遂爲泗水人

論曰矯虔吏殺人以媚上者無論已若屈於上官之威爲利害所怵中道而奪者往往有之況事非由己甘逢彼怒而不

少挫耶吾受業師顯祖爲銓安族父嘗舉以語余因書以勵世之爲吏者

二孝子錄

錢聚萬邑之諸家橋人幼喪父與兄聚生弟聚元力田養母乾隆甲辰三月母患喉風醫謝弗治强之不可聚萬惶急無計念惟割肝或能療夜促家人侍母寢已乃沐浴爇香神前取廚中刀剖腹出肝截寸許恐母覺陰蹴聚元起戒勿聲使烹以進然母越日竟卒既葬兄弟皆持苫宿於墓側嘗暴雨臥處獨不濡鄉人聞聚萬割肝爭餽藥卻弗受創亦漸瘉有欲聞於官則號泣謝之曰某等侍疾無狀若復因而得名益重不孝罪矣遂止以是人亦無甚知者是年七八月復有蔣經

元事經元寨橋人父振初疾亟時嘗刲股父卒依舅氏居母老且病業茹筆爲養或勸之娶曰吾亦熟思之恐所娶或不當母意反累母耳初壬寅夏母病泄經元刲股肉以進病尋已嘗語經元死非吾所憂第非六月及痢則幸矣至是五月母復病痢日數十次中幕厠牏皆經元任之門臨大河必汲水貯器始滌濯又不敢暴日中恐瀆神而憎於人也既而病漸殆且不食母祈死弗置六月十五日夜分經元乃焚香籲天刃劙左脇下出肝割二寸許令舅家人烹進之詭云舅所市母覺鼻觀有香食還盡病遂霍然當經元洞脇時覺刃氣如寒冰而殊不楚已迺悶絕慌惚有人捫傷處始甦及十一月母無疾終卒前一夕告經元曰汝來日母賣筆有人告我

我死已晚矣年七十八

趙懷玉曰一邑之內一歲之間而割肝之事凡兩見桑梓可謂幸矣里人鄭璟列其事實余復錄之以廣其傳惜其皆里巷之氓不於城而於鄉不於冠裳而於布衣也世之讀書操正論者勸曰此非士大夫之孝卒之所謂士大夫之孝不一聞焉則亦何貴夫徒論者哉

書蔣經元遺事

經元家梁橋在郡城之南嘗自城中歸出南門見有黃金釵二裹一質劑遺道左堅守之日且暝果有人蒼黃攜燭至叩之良是因舉畀之其人感泣不已曰某傭於人者也母死求葬從傭主貸貲主人未允主人婦哀其志以半裹入質庫得

金付某乃營葬事今天寒需裘某又不克償思假金以易裘耳衔失之某死不足卹且重累主人婦言已復泣因固請經元姓氏經元弗告曰物爾物還其固有奚問爲逕去其人滅燭尾之識經元家訪其鄰曰是蔣孝子也其素行固宜爾又經元素事茅君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玉印恒付虔之人弗敢啓有齋虔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詢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歛母斯事近怪僃者弗道若其介而可稱耳夫孝者未有不廉白華之詩美孝子之絜白以養其親也不顧養者無論已彼日陳鼎鬴胡爲乎經元於是知白華之義矣

晉吳縣諸生獄

嘉慶四年四月吳縣生員吳三新貧富人債縣令甄輔廷祖富人而杖之諸生馬照等不平訴諸巡撫學政按察使某以爲聚衆請於巡撫學政檄所謂能吏者集勘同知李焜尤武健取紫陽書院肄業名冊按冊窮治被逮者三十四人悉用非刑掕掠或繫馬廐中令受穢氣獄既成御史沈琨風聞列其事以上

上改簡巡撫學政會浙江巡撫平反之自冠紳至閭巷莫不感頌然當事猶藉口懲儆士習罪坐照等三人是獄也巡撫學政左遷甄削職李止責降而搆其獄者頗有倖免惟教諭洪守義持正不阿奔馳援救力不勝憤懣死學吏方泰不肯羅織搒毆刑雖經死其子某痛父亦死爲庠教諭之傷其類

死固宜黍以學吏乃甘受挫辱罔惜身殉至於父子併命視
誠書自許儼然而爲民上者何如哉未幾李焜以他事敗遣
戍一時輿論稱快
上亦以爲有天道焉

書李芬

李芬者甘肅皋蘭縣人少孤貧無依因入行伍隨定西將軍
兆惠公平伊犁擢千總爲行營傳宣方大兵之征回部也未
抵葉爾羌遇賊首和吉占率衆掩至環營積土爲城城高三
丈許外濬深壕削木爲槍林立壕底賊踞城施礮晝夜巡守
我兵無一人能出逾月糧且盡公束手坐帳中芬進曰兵飢
矣將軍盍慰以糧濟公怒曰若知無糧而故倡斯言欲蠱軍

心卯日軍自有糧不取耳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請遣兵發之公曰掘地無糧汝當軍法從事苟使衆知則無所逃罪姑先試之命家僮六十三荷鍤隨去頃之二人握米來獻公大奇之促令往掘果如其數因問他處有之乎芬曰西北角尚有二千七百餘石亦如言無毫髮爽衆皆驚歎公詰其故曰以占得也問何日出圍曰旣占之矣某日援兵至次日當潰圍出某日大功成將軍當進封公爵已而皆驗及凱旋芬留烏什

上召參贊永貴公還將上馬問芬吾能回京否曰不能曰驗當酬汝白金二鎰不然勵斬參贊鞭汝四十無悔也曰此去十日內見鷙鳥飛鳴如陣則不可行行必有禍將仍返烏什

耳既去九日宿庫車之合塞爾晨出帳有鴉鵲萬餘飛鳴上下駭極不敢前亥日聞報則庫車大臣德明爲嗎哈沒所害矣遂馳回烏什督兵進勦久之始歸芬終甘州中營參將既死寄棺蘭州西郊廟中一日見夢於其妻曰速移吾棺否且有厄是夜芬弟夢與嫂符異之而未果移也既而二人復夢芬來顏色慘沮曰如明日日中不移則無及矣大哭去詰旦其弟覓城東北一寺遷焉棺甫停而薩拉爾回賊至蘭州城西焚掠殆盡時正日中也吁亦靈矣哉聞芬在軍中頗好讀書而於騎射不甚措意生平所占靡不奇中或令人拈一物斷之思議百出出人意表烏虖以芬之術使乘時得志預謀帷幄雖裂土封可也然芬武人不好武卒登三品階非術何

以致此況如芬者其湮沒草野又豈鮮哉青州副都統陽春儉齋與予同官交好述其事甚悉錄一二大者備史官之采焉

書虎二則

祁門張涎生家素封年少好自修飾夏月披羅衣曳葛屨持綉團扇挈伴納涼抵暮歸突有虎出攫之去張故大姓鳴鉦集族人覓之不可得次日得之近谿則已死失其一肱是晚家人閉其門門而呼登樓竊窺則有虎尾其後知爲倀也邪

媳他日又呼其妻妻惻然遽欲啓扉叔姑力阻之逌免如是經年而後止夫天下之最不可解者唯倀旣死而神志遂昏抑急欲求替而不暇擇耶雖然彼儼然爲人而甘心事讐

反欲陷其所親者豈少也哉若假又奚足怪

上元木工王德元素勇敢嘗行道中卒遇虎與之相持虎負於背則力扼其項虎痛遽釋去德元奔及之又與之角有廢圃垣塌甚峻虎躍入地近戍邀兵共致力兵謝不能德元梯而視虎欲上輒以械疾擊久之虎遂斃顧無由出虎告諸兵又謝不能迺遍近邨邀人至則虎已失德元不勝忿詣縣控兵兵非承顧無證佐獄竟不得伸兵乃取皮骨齒牙之屬與百夫長分焉嗚虖兵之去盜一間爾此兵則盜之尤黠者矣夫鷸蚌爭而漁者坐享其利吾悲德元之徒瘁心力而曾不獲收尺寸之效也

書老僕錢恩

錢恩趙氏世僕也豐偉修髯有容止先高祖恭毅公時恩爲小童先曾祖在翰林爲同官所訐効力巴里坤軍前恩執鞭鐙備歷艱險恭毅公薨

上特許奔喪歸途宿旅店必設酒哭奠極哀恩親見之嘗爲余述其事先祖都轉兩浙恩司閽頗有所蓄顧好博隨手耗去故其歸也貧如昔乾隆丙戌余贅桐鄉金氏恩已老以其諳禮節令隨往明年初至杭州廟吳山恭毅公祠守祠道人過從外無一相識恩以先祖官浙商人有去思勸詣四所四所之商各賂十金遂藉爲遊資徧攬諸勝自後恩不復出然小心翼翼過羣奴所居距寢門較遠每歲時錫以粉餌之屬雖昏夜必肅衣冠進謝婢嫗抱主人所生孩提過之必起立

或咽其过正色曰是亦主也敢以劝而怨之哉卒年八十一有三子分爨先祖後三房才質皆不如父皆早卒無子其後遂絕同時有徐順者年相若爲二老僕順長會計家之田廬悉委之練達不及恩

論曰先祖先君時僕各有夫婦按口給以米麥然產育雖繁而諸僕盡絕故吾家無世僕及吾身用多棄去所役皆烏合之衆往來亦聽之其人於舊時矩矱目旣未睹耳并未聞人雖不多渙而無紀以是知整家之興替匪獨子孫爲然也若恩者烏可不書

書司馬節婦

無錫之西曰西安莊多華氏居之華氏故巨族不妄通昏媾

節婦之父某教授里中有司馬氏子求昏於節婦父諾焉既嫁知其夫業賤工父怠弃慰節婦無幾微怨色事夫益謹生一子而夫死父又奔慰之曰始汝失身非偶吾甚悔今乃并伉儷不能久命實不猶其亦可以無悔乎夫素孤貧無期功之親可恃節婦常居母家久之父念節婦貧且少欲更醮之節婦覺遂抱子歸依鄰嫗以處父或遣走匿不得見未幾其子病痘百計不效一日臨河滌藥鐺遂投水鄰嫗救得免詰之節婦漫應曰累夜不眠倦甚恍惚失足耳然其子竟殤節婦哭甚哀棺斂既畢謝鄰人出闔戶自經死

趙子曰節婦恥賤夫無怨又毅然抱子歸至於撫孤不能始從容引決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然避父不見近於懟矣卹之

毛燧傳曰近節婦所居有某氏女十八而寡守禮甚嚴其姊取適女誓不往如是三十年年且五十一日忽如姊家家人皆訝之明日而不安其身矣夫以數十年志念之專而曾不能持之俄頃甚矣晚節之難也

書袁烈婦死事

袁烈婦邢氏河南滑縣人也嫁同縣袁興旺興旺故馬姓爲袁顯合義子顯合繼妻任氏老而淫其適袁已先死一夫矣及顯合死與里中牛文錦居誰存居有會居可法私烈婦遇憖少往來輒詬厲文錦等與任氏商謂得新婦其宿則吾輩可恣行無忌調烈婦烈婦峻拒乃屬任氏百端折辱冀其順從終弗撓一日烈婦過任氏室聞文錦密令婢毒手恐而逃

匿母家其父邢有才貧且懦仍送女還諸惡少與任氏責其私歸許有才曰苟欲留若女則雖死於邢無與強有才書一紙爲據有才不識字可法竟代書之是夜初更文錦邀諸惡少至任氏家可法病未往時烈婦已就寢赤身牽曳下床縶其手縶其項於扉使興旺先擘之烈婦痛而呼興旺釋手則任氏接擘之烈婦不勝痛呼翁甚於是文錦疊繩爲束令衆相助勢洶洶興旺欲號救禁不使聲有曾縶烈婦縛令不能稍稍轉側謹存持所束繩遍捺其體數十處無完膚遂死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也自爲婦至此逾一年年二十一烈婦旣死文錦等令興旺以刀斷其頸飾爲自刎者召有才視歛乃散興旺初雖屈於威終不平遂鳴之官獄具烈婦得旌於

朝文錦論粜市任氏議存有會皆緩首可法成邊與匡論徒援赦減杖予嘗讀歸熙甫書張貞女死事見其妙齡弱質所立卓卓如是輒太息泣下以爲巾幗僅覩覯於烈婦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憶余在里時與有朱氏婦姑與二女私於人惡婦不從共斃婦夫遜懦惟母所欲言當事不察反以婦爲不孝宜死里人至今冤之惜未詳婦姓他日歸當核其實而論之俾附烈婦後也

書徐貞女

貞女徐氏父鼎亨四川儀隴縣知縣有善政以同知直隸州用未及遷而歸女性端慧幼字管氏子壽增壽增殤父不令知也壽增父繼珍告徐氏使別字未幾而父卒家人仍不令

知歲餘始稍稍洩其言女聞之即私語其弟曰此予命也雖死無悔然父沒不敢自主當侍兄嫂以終其身時女年甫十三耳既免喪問名者至女之兄曾蔭以父故有言欲爲擇嫁將許之女洒泣謂其兄曰吾父既字予於管身即屬管氏必欲奪志則不能長從兄嫂矣遂哭拜於父棺誓以身歸管氏曾蔭集戚鄰百端喻之終不改因告於管爲壻增立木主擇日歸焉行之日其母哭而送之女竟不哭時嘉慶五年九月六日也遠近聞者爭爲歌詩紀之女之父與舅皆予素交嘉其妙齡守志又能慷慨成行無纖毫兒女之戀爰書其略以待志乘之采焉

論曰昔歸熙甫以女無以身許人之道未嫁而爲其夫死且

不改適者爲非禮王濟之則謂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難阻人能行人所難行誠古今希絶之行可以廉頑而立懦夫夷齊之餓北宮之女之不嫁是可已而不已不可已而已者也而不失爲義孝女之貞亦猶是耳況殤可立後則一脉賴以不斬其有功於夫家豈淺鮮哉士大夫潰禮之坊世多未減其罪獨於一弱女子責之苛矣

濬縣守城記事

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之亂自京師以下蔓延直隸山東河南河南則滑濬二縣被害尤甚九月一日滑縣民李文成等謀逆事連濬縣文成者習白蓮教與同縣人馮克善牛亮臣推宛平人林清爲僞天皇皆以八卦爲號一卦之長僞稱王

餘亦各有僞號而統於林清清將以九月十五日起事文成等謀以其日應之九月一日滑縣知縣強克捷聞其謀掩捕文成克斥摺之獄九月六日雞鳴時克善踰城而入內賊應之共斫縣門強君闔門死難把總戚雲龍戰死巡檢劉斌敎諭呂某典史陳寶善皆被害訓導趙心戒降遂據滑推文成爲主分衆犇據滑縣道口鎮道口漕運財兌所糧之所聚也滑距浚二十五里城中兵不滿百人衆洶懼知縣朱鳳森守北城管河縣丞董敏善守東城典史徐嵩齡守南城訓導王三畏守西城佐守四城者邑之貢監生員而董君則予同縣人也縣城爲明崇禎間重修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六尺樓櫓尚完固時民心惶駭董君備諭以城可守狀民志乃定自

破圍後軍書皆董君掌之新鎮毗近道口賊爭不得乞如東西十里鋪洪門屯子裴莊白寺皆鄉勇固守賊不能破城之西衛河環之賊至無所容故築而不圍東南二門受敵最甚連請援兵不至朱以憂勞成疾不能視事內外軍書及督率捍禦並屬董君唯與上官文書則仍以朱名安衆心也時火藥將盡軍械又不足董亦憂之剛十年前有私販硫黃贓貯於庫僅二十餘斤又苦無硝括諸銀工復得硝近十斤縣民黃巡能爲火藥得藥四十餘斤伐竹爲噴筒以廣火器初有鐵工五人爲賊製械時在縣獄至是出之俾造刀鎗丸彈於是守具略備矣十五日攻城甚急賊掠婦女於浮邱山酣飲高會下瞰城中勢張甚初守城士卒有倦臥者呼之即起後

則扶之乃起至是扶有不起者董君巡行慰勞涕泣奬勸衆始復奮十七日河北鎮總兵及撫標中軍參將等各率師至圍城始有生望十一月二十六日濬縣西門開以食時啓脯時閉十二月一日城中獲賊九人董君鞫之送大營斬七人釋二人八日夜西北城下又有賊數十人欲乘城上巡邏者投以石始散去十日滑縣城破濬縣始解嚴而濬之倉穀亦盡矣二十九日始造冊詳報被賊殺害之官民及戰死之鄉勇團練之紳士是役也始於九月之朔至歲終而止盍四匝月矣強君死事甚烈一門盡遂

褒卹固已廟食百世朱君亦荷加銜鼓勵之

惟董君則於守城最勞籌戰備至家室已預爲死計而能讓

功於朱而不居其後自以三汎安瀾得遷可謂難矣使假以
事權展其猷略功豈在疆臣閫帥下哉

行狀

秋圃翁行狀

曾祖諱名臣吳縣生員冠帶儒士
皇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祖諱繼昭明崇禎庚辰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
皇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考諱申季康熙丁丑進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
提督山東學政

翁諱虎韶字今獻一字豹三秋圃其號也考編修君爲恭毅

公同懷弟康熙三十六年進士仕廣西遷江知縣有政聲四
十三年
特旨入詞館視學山左勤於校士以勞卒官青州人建祠祀
之以爲自來學政第一　翁其仲子也幼慧十歲能屬文恭毅
公亟稱之年二十五爲縣學生員編修君所取士陳某宰建
平欲致之門下授以關節卻而不顧然自此九試省門竟不
得儁雍正五年
詔守令各舉一人翁與焉七年三月又爲同邑某公薦
命往軍前効力皆以母老辭十一月
詔舉有猷有爲有守之士學使者復以翁應辭不獲明年以
縣丞試用蜀中又明年攝會理州事時有採銅之令居民多

諱匿翁至州家驗戶曉收銅二十餘萬斤境中亢旱度禱二日即雨十一年補遂寧丞以母憂歸其去蜀也條蜀中事宜十上之大吏大吏嘉其意多見納五年掣山西臨汾縣丞七年攝聞喜知縣八年攝崞縣者三絳縣者一嚴保甲急賑貸興水利民頌之九年移平遥芮城十年攝稷山十一年罷歸躑躅丞簿中几十八載攝縣事者八而卒未能真授追歸而年已六十矣翁喜撰述當簿書冗沓未嘗輟學至是益擁書自娛凡二十四年而歿所著詩文外有稗俎昆陵見聞錄邊州見聞錄叙楪錄只可編綠雪軒雜志歷朝陵墓考趙氏世德錄錢譜其學務博擷其精者殆於必傳懷玉生晚不獲及翁之盛年然每一過從必移時屠譚衆粹事甚悉尤喜述先

世遺事時出手澤示余須眉蒼然勤懇之容至今猶在目也余家自兵部府君世以文學政事顯翁位卑不克盡其所蘊獨肆力於文章方試蜀時撫翁修蜀通志書成以進

上稱其得體裁此其一斑也嘗謂懷玉吾家讀書種子幾幾欲絕後來者將以屬子懷玉無似謝不敢當然亦未嘗不以自勉竊嘆世澤修短誠有幸不幸自非豪傑之士必賴父兄之教觀感而成否則雖生名家而時代既遥泯然不可復接翁固兵部府君之孫也所謂高曾之矩矱其在斯歟翁既歿豈惟吾宗失典刑抑一邑之文獻無徵矣翁生康熙二十六年二月歿於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春秋八十有三娶吳氏宜興縣主事曹亘女子四人宜瑋宜琛皆國子監生宜璐殤宜

壻女五人蔣樹斌陸掄莊熊芝自仁燮莊觀其婿也

進士錢君行狀

曾祖諱蒼浩諸生

祖諱名世康熙癸未進士翰林院侍講

父諱人龍康熙己丑進士山西長治知縣

君姓錢氏諱琛字希宋一字廣平明御史啓新先生諱一本七世孫也君承累世通顯而居常抑然自下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人無少長恒樂就之遇非義則介然不爲動母夫人春秋高兄布政方爲膴仕君蕭然一室唯以色養爲事或勸之出輒曰小人有母叔某早喪無子妻葉苦節垂三十年布政初以己子諾之旋不果君曰吾父同懷僅一人耳何忍使

之無後六兒幼殤可爲仲父子以吾子後焉仲父與兄皆可無餒矣遂以次子遐嗣之乾隆庚辰春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主禮部試君爲蔣出文恪其甥也例迴避文恪乃作書俾詣淮揚關視稍潤歸槖淮揚爲往來金穴至者輒久留君獨揚帆過之不投一紙也郡有牙儈爭買場攤訟甚亟挾千金求爲關說力拒之後其事幾釀大獄人以是服君常熟查氏婦於妾厚誣其妻逐出之兄弟訟於官查以厚貲免致邑令君却金婉諭勸使復合查旋悟甚德之邑子程某業市販嘗從君假金二十鎰以糴子母後傾其家弗能償竟焚其券其臨財之廉宅心之厚多類此性敏悟寓目輒能背誦尤精明史之學上下三百年歷歷如指掌遇先人撰著必手自彙錄自

啓新先生以下六世凡得六十餘卷晩寫啓新乘記會目疾未卒業而終君面白豐頤鬚髯作黃色而甚修美善圍棋棋爲能品飲酒稱大戶酒酣耳熱談古今事娓娓可聽君生以七夕方五十初度時余適自㴔中歸製小詞爲壽時已病自款語移時始別去遂有白門之役迨余以病還而君竟死且七日矣悲夫余於君爲累世交重有忘年之好忍無一言以負良友日月遄邁耿耿在心會君孤适等以是爲請遂濡筆述其略如右君中乾隆己卯順天舉人癸未進士越七年卒於家春秋五十配徐氏例封孺人子四人适遵邁過适乾隆庚寅舉人遵癸卯副榜貢生女二一適蔣嗣曾

劉秋卿行略

吾父同懷妹二人長爲同里工部侍郎劉公諱星煒繼室次
適海鹽陳氏陳氏姑無子劉氏姑生子僅一人即秩卿也秩
卿諱理之一字赤如家世詳侍郎公狀中生而聰穎數歲時
侍郎公試以屬對曰雪爲五穀之精秩卿應聲曰風解萬民
之慍衆咸卜以偉器庚寅壬辰之間侍郎公與夫人相繼歿
年才十四爾賴兩兄撫之既免喪爲今尚書協辦大學士會
稽梁公贅壻初秩卿跅弛凌厲若覂駕之馬至是厚自循飭
意嗛嗛常不足三應京兆試佹得復失時兩兄久通顯侘傺
不自聊以四庫館議叙得州同知非其志也素重伉儷生子
女皆殤壬寅正月配梁氏復歿京邸遂憂悴致疾是年冬挈
妻柩歸葬道逢浮骸輒出貲瘞之居里半載修先墓葺家祠

多所興䎼然性僻簡酬應人多疑其傲且怪不知其病實深也乾隆癸卯八月扶疾北行戚鄙力尼之不能止九月二十二日卒於濟寧舟次年二十五以兄子爽言爲後秋卿爲詩整練都秀每一作必數削稾乃定亦喜駢儷之體錄其遺稾得如干首擬與其配梁安人詩并刻而傳焉秋卿生荷門基席父兄之蔭天之予之者良厚乃少而孤露求一舉不可得死喪疾病交攻其心至於道路以死聞其遺言欲以僧服歛殆深勘世緣澈而逝於空爾世之抱才夭折者何限數年後豈復知有秋卿者哉因次其略以俟能文者

內閣中書舍人莊君行狀

曾祖釋生，贈考授州同贈光祿大夫禮部侍郎

祖柱雍正丁未進士浙江海防兵備副使道贈光祿大夫

禮部侍郎

父存與乾隆乙丑一甲進士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

君姓莊氏諱選辰字冲甫先世居金壇遷武進遠祖禪明宏治間官山東參政莊於是始大五世祖廷臣湖廣左布政使能不爲魏璫立祠與從兄太僕寺少卿起元同時仕官太僕子孫迺顯有政則再世未耀至副使兄弟迺振副使後尤稱鼎盛羣從並登科第然皆矜飭自飭郡中數家法者首焉侍郎公三子君最少自㓜貫受學即默而好深湛之思十餘歲時讀鄒陽傳若對楚客問以陽居吳時吳王驕侈有不臣之謀陽欲游欲諫則恐不聽欲默則不能已故聊盛言吳地之

僥樂人徒之强盛而卒歸於延陵泰伯之讓國以諷諫焉文界二千餘言宏麗恢詭諸老先生斂手謝弗及以爲亢其學子雲之徒也乾隆甲午中江南鄉試舉人戊戌成進士歸班候選嘗從里中諸老爲詩酒之會素善飲酣議論風發所言輒與予投雞三號無倦色同人每拈一題各樹旗鼓角勝君故不以詩鳴然擇言雅馴多中名理癸卯冬予北行君及同人賦詩贈焉明年春

天子六幸江浙君以獻賦授中書舍人是年入內閣行走與余同日儤直每至

西苑則共車以載及懷玉奉先宜人諱君數慰苦次憂形於色歸之而一夕猶來就語至漏盡而去又明年補官頗勤於

職是夏南北亢旱都中尤苦炎熱値新參上日故事舍人例於政事堂旅揖君晨入閤中歸而中暑遂至不起病且殆猶省記所習書作咿唔聲不置也著有史考若干卷仿秀水朱氏經義考例爲篇目十二門博采諸家詳其存佚末以己意申之編纂至唐末竟其業唯刑法一門廑有端緒大旨謂漢自孝武以後法令滋章相沿不革以至有九百餘篇之繁雖以魏武之持法峻刻亦嫌漢律太重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此杜周酷吏舞文希旨之言不可以訓律日析令日增則民安所措手足哉其存心持論如此君長身豐下諸兄皆長者君獨幹略自負始登進士不授職人多惜之旣爲中書

侍郎公亦官京師上承親蔭旁具兄弟門祚之盛同輩咸出其下皆曰是非厚以文學終且莫且致膴仕及殁聞者莫不悲禱君以乾隆五十年七月七日卒年三十二娶吳氏子二人殁後一年其從兄述祖曰人以吾弟年少有意氣勇於進取然自得官後恒自檢省事必躬莅近襄求無自欺人或未盡知也述祖篤論慎子可不阿所親而言過如是爲序此其所以不可及也夫

奉政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先考趨府君事狀

曾祖諱中喬任戶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諡恭毅妣龔氏累贈一品夫人

祖諱熊詔任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妣陸氏累贈

恭人

考諱侗彰任兩浙江南都轉運鹽使司兼管浙江清軍驛

傳水利副使道妣黃氏封恭人

府君諱緗男字來武生平慎於言語慕金人三緘之義自號緘齋系出宋魏王德昭元高郵錄事孟塽家武進世爲武進人初居郡西觀莊世耕讀至兵部府君繼鼎明崇禎庚辰進士始入居城中自兵部以下事詳

國史家乘副使府君三子長駿男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戶部主事早卒次覲男侯選翰林院待詔府君其季也奉直君早卒與待詔君同登友愛所讀書久而如手未觸副使府君官浙時幕中事悉資佐理黃恭人性端嚴能先意承順得其

歎心乾隆五年先妣葉宜人來歸十二年不孝懷玉生二十年不孝球玉生自副使府君黃恭人相繼謝世族人搆釁外侮迭乘迨年未已府君既屢擯鄉試門祚衰弱岌岌不可保不得已入貲為郎二十七年赴都謁選明年補戶部雲南司員外勾稽出入必謹見知於馮英廉公三十一年遷刑部福建司郎中時有爭煤窰搆訟不決同官互有偏徇府君獨謂宜兩籍地入官諸城劉文正公深韙之福建有叛案株從頗衆滿尚書欲速坐其妻子府君以向例所無力爭得免慎於庶獄每讞牘必比附其輕者上之同人嫌過厚弗顧也侍郎錢公維城將舉府君最或病其無口才錢公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舉入口給胡為耶然竟不得舉居京師八年戚

郗來依者座常滿凡所交契後皆爲名公卿三十四年截取當以知府用府君本澹宦情又不耐繁劇遂移疾歸四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府君在里迎

鑾並謝

諭祭恭毅公祠

恩蒙

賜大緞林下三十餘年未嘗以私干守令守令至者論詣必首府君雨過歲飢振貸甚力里中有公事必悉心經紀因卹勞怨恭毅公專祠副使府君出貲建造未嘗請帑歲祀亦自營辦不以諉別支格於例不得配享位安祠旁雲思書屋

府君愀然不安乃另闢一門榜曰趙公家祠春秋設祭請祝如大宗祠禮贈資政名臣兵部之父發祥之祖所自出也有讀書處曰藝蘭取年月日時四丁未格建後即其地祀資政歲久傾廢府君重議修復仍以四丁未建焉嘗祭必誠遇考妣諱日素衣蔬食慘然若不自勝年至八十猶就地跪拜卻掖非用待詔君遷居蘇州歲必一再往省白頭兄弟怡怡如也至於收贍姻族力苟可勉未嘗他諉自京居迄歸田爲人負累不少且有發賑仕擁厚貲而靳不償者不孝等偶以爲言輒斥責而負於人者則傾產以償家由是中落橫逆之來犯而不校夙昔嫌怨曾不置念轉與爲難者皆待之如初懷玉疎直好盡言不能耐人過府君切戒之居常辨色起不肯

稍自暇逸處事精審竹頭木屑用之必當人所易忽者尤加意性儉而好絜衣雖敝必補綴浣濯以服常饌甚菲宴客每精腆先宜人歿府君甫逾六旬人多勸置姬媵笑謝之丁未冬卜葬先宜人於黃塘鄉何家𡻕即自營生壙終日恒在一室庭雖不廣於盆中雜蒔眾卉生意盎然書學李更後師海嶽亦喜畫蘭作字多端楷雖與不孝等書未嘗草率好蓄醜皆標識歲月客至則次第出之使共品焉選時吾鄉多耆舊杖履過從歷間晨夕見者以爲人瑞府君尤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生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卒嘉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春秋八十有一配吾母葉宜人浙江分巡溫處台兵備道士寬女事具另述子二懷玉乾隆四十五年

南巡召試一等
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充　文淵閣檢閱協辦侍讀山東青
州府海防同知歷署登州兖州知府球玉國子監生孫八學
彭縣學附生銳國子監生學輅學倆學震學霈學陶學淶學
輅學霈殤女孫九一適附監生莊貴甲一適選拔貢生莊穎
曾一適署阜陽縣訓導蕪湖龍輔一適工部都水司主事涪
州周廷授一適國子監生湯貽鈞一適錢潤斯一殤餘未字
曾孫一縣祺殤曾孫女一嗚呼懷玉自奉先宜人諱已不願
復出遲迴閭里中凡九載府君終以科名必成進士爲望且
生計日蹙亦思稍謀祿養迺一階未進二頃已虛秩滿旁皇
勉就外職辛酉夏請急歸省猶稱八十觴見府君步履稍不

如前然意興頗豪飲酒食飯盎猶未減問訪閭巷知交能曳杖而逍遙徧之日府君適赴友人招送於門外不以離別爲戚竊謂上壽可期且山左距家近郡丞又間背歸亦尙易適之官後事多牽掣與願乖迕五月十九日奴子至青州述夏至日在家見府君傳諭平安時予以舊讞羈濟南得信稍慰孰知天降酷罰曾不少待甫半月而赴已至耶存不能具旨甘沒不能視含歛鮮民之慘既倍恒情而歸則踰時出徒衙恤視猶先宜人喪時府君在堂轉多不能自致此則仰天搶膺無顏食息者也球玉雖幸長依膝下然平時則視聽未周有疾則侍奉無狀倉卒呼籲挽回莫及同爲天地間之罪人而已嗚呼痛哉日月不居載移寒暑追念府君之行而在官

在家事有未悉顧不敢溢美以誣先人謹就所知詮次以告當世立言君子惟憫其孤惸錫之銘誄死且不朽不孝孤懷玉泣血謹狀

先妣裴宜人事述

先宜人裴氏諱貞世居長洲之洞庭山後遷郡城名德科第相望考諱士寬歷仕浙江寧紹台兵備副使居官有聲歸田後爲諸弟營兆親壠側曰死而有知骨肉並依父母樂何如也宜人幼稟庭誥動中禮則事繼母如因母撫庶弟如毋弟年十九歸吾父藉郭舅姑王母黃恭人性方嚴遇家人不假辭色獨於宜人有加愛懷玉數歲時每留諸賺授左氏春秋傳戰國策句讀嬉戲不令出中門語或過誤必詰責之故十

齡未識衢市鄉俗之言恧然不敢出諸口也丙子丁丑間門
祚衰弱索瘢求疵者叢集有族人搆孼於世父勢洶洶衆咸
弃辟時吾父方外出宜人闔門與之言其人沮怍而退壬午
吾父謁選京師宜人榰柱中外暇則述先世遺事爲訓有餘
錢俾懷玉買書讀之曰學不可一日已也昔兵備君有言人
或侮予予不敢怨則讀書人或毀予予不敢恥則讀書立身
之資學不可一日已也中表清整一衣數十年不易雖惡食
必厭飫家人勸治肴蔌曰吾實甘之非矯強也遇戚黨之貧
者以禮力可逮者必賙之皆曰吾無以報宜人願宜人壽考
得賢子孫耳有橫逆至平情遣之下至臧獲不事苛譴未嘗
以試事論成語之則泣及舅殁成所家人重傷宜人意祕不

使聞病中猶以其子女昏嫁爲念晚得喘疾厯下四鼓始能就枕吾父辨色起宜人卽不復成寐蘊監零雜至暮方息恐躬視之一晝夜間交睫才十餘刻嘗夜坐觀書聞兒嗽聲不思有疾戒縈禱爲他人或一行之曰藉以安其心爾壬寅春懷玉乞假歸爲兩親稱六十觴留里中二年年近四十無子宜人望孫頗切擬爲買妾會將入都中止甲辰夏跬步漸艱懷玉繼妻張氏卒宜人哭之曰意汝可終事我乃反送汝終卽沒之前數日感異夢自知不久猶盥櫛如平時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棄代年六十有三十一月九日赴至京師疏屬來弔者咸哭失聲烏虖痛哉懷玉生而斷乳乳於傭媼慮觸暑不慎夜必數起邏撫前眠之稍長卽侍寢然心氣

虛怯見蜻蜓掠檐輒悸而成疾十齡以前無歲不病病輒危
年十六送吾父入都至揚州是秋應省試始挾目離母側也
自是有遠行宜人則泫然淚下甲辰暨懷玉試禮部宜人在
家聞鵲噪聲喜謂女孫輩曰是殆爲若父兆耶既而報罷不
怡久之懷玉居京師一年骨肉多故屢欲歸省吾父書來云
宜人服長洲繆君藥動履健於前曾有
覃恩之典同人咸勸留初吾父官戶刑兩曹郎幾十年未遇
斯典而內閣行走者例得請
封彊一慰親志孰知竟格新例反驟抱終天之痛耶宜人心
力疾於兩子其疾也不孝暌遠三千里外并不如弟球玉之
猶得稍侍醫藥徒以吾父在堂猶言猶食視息人世此則仰

天叩心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也吾父既狀宜人行事爲家傳質世而於教養不孝者則略焉日月不居倏逾祥練見能事其母者則肝心如截追念恩勤忍死綴述其見於傳中者不敢復具天乎痛哉自今以往何以對有母之人哉

亡妻金孺人行述

孺人姓金氏諱學南其先休寧人順治間高祖某始遷浙江之桐鄉世有隱德邑之推積善者必首金氏考諱惟詩字揆一候選州同早卒時孺人方三歲孺人弟德輿猶在娠也母朱安人苦節撫之及長粗識字義尤工鍼黹家太守本植孺人姑之夫甯其賢爲說於吾兩舅氏時家君官京師母夫人留吾鄉下遂納采丙戌秋七月懷玉就昏桐鄉孺人年二十

既尋見余篋中詩楓索詢遇疑義爲之剖析亦了了是歲十月廟見母夫人見而色喜以爲得佳婦視如已出孺人亦侍奉惟謹先是揆一先生艱於嗣尋九年而生孺人遇疾病必殫力以治及爲孤女朱安人尤珍愛之家故素封無紈綺之習洎歸余余家自恭毅公以下世奉儉孺人安之如常每率婢嫗課紡績機杼之聲不絕於耳也丁亥春冬之間兩歸桐鄉儧玉與妻弟雅於所居桐華館中煮酒聯吟燭屢見跋孺人亦與朱安人爨窗篝火作喁喁語荒雞三號迺就寢戊子三月余發迹北行孺人以子屢躓場屋垂涕慰別五月長女生是秋子病都下幾死不能試孺人得書飲泣至廢餐佇十月朔由水程旋里團圞話舊宛如夢寐己丑七月家君乞假

南還孺人謹事一如事母夫人每得肴果不敢私尤善揣晢好所在以進九月次女生家君手調參藥賜之庚寅夏復至桐鄉值

慈宮大慶

詔開恩科桐華館塾師工舉子業余與昕夕切劘恒莽色起孺人嚮望尤切七月余赴省試孺人留桐鄉予至省瘧作復不能試而朱安人疽發於背孺人侍疾既勞聞予耗益憂慮遂病歲盡始還辛卯夏患痢日夕殆數十次猶諱言之人亦無知爲病者八月第三女生痢益甚母夫人忽患氣逆時家君偕余赴白門母夫人禁不使聞仲弟年又少無所主孺人獨勞備至迨余試還母夫人體漸康而孺人病實甚比壬辰

侍家君母夫人於里門未嘗至淛癸巳四月第四女生既産精氣益憊五月予讀書宮隆山中七月家君率孺人就醫吳門予聞而出山出山甫一日而病瘧孺人料量醫藥反忘其疾予甫瘥三女病篤信至遂與疾歸自是日與藥爐爲伍矣今年正月兩親以孺人病且久意甚傍徨更令就醫吳門留月餘迄無效四月母夫人舊疾復作孺人憊不能行猶力疾出侍母夫人苦禁之則潸焉獨涕衾枕間日無乾痕體益尫羸不能支母夫人疾良愈恒來就語探譚至夜分不敢言倦七月予仍就省試每得家書輒云向愈初不知病之如是其深也會朱安人遣舟相迎因就道病轉劇九月予復報罷廿七日始抵桐鄉孺人已不能離榻欵欵語家事甚悉心竊疑

其不祥然猶冀可治孰知晤未兼旬竟成永訣且不及歸殯於家耶嗚呼悲夫孺人性明決頗諳大義予幼時先王父嘗命與從兄並爲世父以山君後旣念予爲繼禰之宗以山君既得嗣不宜與爲人後以語孺人孺人深然之適以所析之產還從兄告諸祖廟而歸本生予性硜拙不能諧事貴人戊子春入都誓於神以往察孺人之色頗喜及予屢被放則又慰勉之曰但宜自盡窮通固有數且造物於我不薄福安得全終未嘗稍怨於言也女雖稚必教之曰課女不得寬於課子他日爲人婦有不德是重吾過矣每戚卿之來待之必誠敬如禮見貧乏恒賙䘏之予嘗於冬月作絮衣施贈及給棺人之不克殮者必力贊以成故閭孺人病無尊卑皆以爲於

理當得佑孺人生於乾隆十二年丁卯五月二十七日卒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十三日年二十有八生四女皆幼未字即以是冬引柩歸里暫殯先曾祖黃塘丙舍嗚呼揆孺人之行雖上壽可也迹孺人之境雖終身樂可也乃九年之中別離憂患未嘗開一日顏而卒中道以夭上無以報堂前下無以慰膝下徒遺此呱呱者爲兩親憂是皆予行負神明福祚劣薄以致此也予獨何心其能堪此哉

亡繼妻張孺人行述

嗚呼自甲午冬金孺人歿六年而孺人來歸越六年爲甲辰之歲而孺人又歿蓋十年之間已再罹斯酷也傷哉孺人姓張氏諱蘋字于盛其先出鄭大夫鄭張之後子孫以鄭爲氏

世居崑山曾祖某苦明季徭役始以張氏別著籍祖諱德純占籍青浦官常山知縣考諱之頊官印江知縣以子貴贈朝議大夫妣顧氏贈恭人生母郭氏印江君三子三女孺人次居五印江君年七十二始生孺人鍾愛之嘗自課年十三印江君卒於邵武官舍歸居蘇州之因果巷自常山君以來世以詩顯中表內外皆風雅相尚孺人擩染有素家故貧又遭難餰粥僅自給鍼黹之暇輒與女伴論詩嘗有句云飽讀唐詩當晚餐蓋紀實也己亥二月歸余年二十二自金孺人沒諸女皆吾妹撫之心切切不自安未嘗違出孺人至上下安之四月即束裝北上瀕行贈詩有莫爲諸雛衣薄念長途努力自加餐句曰君第行撫慰吾不爲子纍氏後母也孺人長

兄鳳孫素長者方以永寧巡道改官刑部寓宣南坊之西邀余同居因校常山君及顧恭人遺著每酒酣縱論志其在洛也會刑部子瘠迎養開州遂別去家君亦屢書促余歸明年庚子三月余以獻賦

召試行在

恩授內閣中書余還而孺人已歸寧時刑部亦偶旋里親串咸集鬨報良喜因東巷老屋湫隘乃移吳山之丙舍丙舍近山多嵐氣居未幾孺人病作洩秋始歸是冬余補官入都家君書來未嘗不道孺人之賢也壬寅春正爲兩親稱六十觴乞假南下留里門二年與里中諸君爲詩酒之社每集率夜半或鬨飲如五鼓乃散歸而一燈熒然孺人繙案頭書猶未

寢嘗爲諸女講漢書曹世叔妻女誡及名媛詩諸女環坐傾聽儼然弟子之於先生也素有咯血疾壬寅冬語忽失音時方有娠醫者以爲產後當愈遂不置念癸卯六月生一女瘖如故而疾轉增初服藥多滋養雖未效亦無悲至是易醫投細辛附子諸辛開之劑於是元氣大耗及秋吾母以氣血之虧手足痲痛孺人力疾出侍非甚困不敢言退退而所生女竟夕啼不止目未嘗交睫猶定省如平時十二月朔所生女殤雖強自抑制然神徵悴矣時同人邀余北行八日余即就道既抵都孺人有兩書來輒云舊疾不足慮惟君姑體未康復宜就醫吳門及諸女子未字宜留意其第二書來猶手和膏丸寄余孰知書題六日而孺人病書達四日而赴已至耶先

其家君有書言孺人病狀旣而得書云已向愈心竊自慰乃爲庸醫所誤卒至不起當孺人疾亟長女孟嫺次女仲婉皆禱於神願減算以代孟嫺至刲股入藥以進其感前女之深如此嗚呼可謂難已孺人性婉默上承舅姑旁接娣婦咸中禮撫前女有恩下至婢媼未嘗遽施呵斥尤篤同氣兩年之間二姊一兄相繼殁一弟又遠客每言及輒戚戚無歡悰余嘗爲孺人祖母吳作玉蘭閣記述其孝行及撫前息與姿女之慈孺人讀之喟然曰婦人得此於身後足矣余疏嬾紬閱書史猥藉几案輒爲整之每作書與刑部必臨池數日始下筆家有漢鏡文漫漶難拓孺人拓之頗工至今猶在篋也孺人生於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卒於四十九年四月

初一日年二十七余命蹇薄凡人世欣豔之事悉不敢妄覬乃居家之好屢致天罰如是何哉病不得視斂不得憑棺之十年之前抑更慘矣今將乞假卜葬啓金孺人權厝之柩以合窆孺人既無子女數年之後即家之人漸亦無知其行者而忍聽其湮沒哉

方蘭士妻王氏行略

歲丙戌始交石門方薰蘭士時蘭士年逾壯猶未娶叩之則曰先人淺土義不敢婚且爲貧家婦尤難非故緩也予心重之既而贅於梅里配曰孺人王氏孺人世淸族父之棫國子監生生而婉嫕祖母冏故處士貧女孫也授以書頗通大義年二十二歸蘭士廟見之日以不逮事舅姑因涕泣悲不自

勝戚鄰共嗟異且疑其不祥王氏故素封至是中落然猶勝於方孺人椎髻布衣安之若素母數多病父及兄弟常客於外一身措拄無怠容蘭士館桐鄉金氏歲時偶一歸既連舉子女家食益艱束修所入以十指繼好誦何景明擣衣篇絡緯之聲與呀哦之音不絕蘭士兩弟次無檢弗克恭厥兄少者亦貧困恆罄所有以賙之嘗斷炊臥病少者寓書告之蘭士難之孺人曰無憂也徐以榻間布褥付質庫易錢與之而去蘭士性倜儻或不合於時輒悒悒形於色孺人每婉諫以道義相勖俟意解乃已臨財尤不苟家徒壁立未嘗輕言假貸也體素羸操作既勞益多疾病勸夫畜妾而善撫之嘗慰目眥過母亡哀慼過情目竟矐乾隆庚子十月偶中寒誤投

涼剩而卒年三十二子啓孫嗟乎粟布之變恒由婦言況弗念天顯者咎或在彼耶至嚴一介之取凜伐檀之戒身際窮困而卒不稍損其操則士大夫所難能也在易之雜卦坤為布爲吝嗇班固白虎通婦事夫四禮有會計有無之道若孺人者可謂善用其所長矣爰摭其略俟彤管之采焉

子　熙　校字
姪　學彭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二